

# 鉴往知今：当代苏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纵论<sup>\*</sup>

张 冰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100875, 北京)

**摘 要**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国际上描写这场伟大战争的各类文学作品, 仍然不失为文学中的一大部类。文学按其本意, 本来就有书面文献之义, 所以, 研究反法西斯战争文学, 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和文学历来就有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深刻关联, 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既然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 那就不能违背历史的基本事实, 只有尊重历史, 文学才会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感人的魅力。

**关键词** 反法西斯战争; 历史; 文学

**分类号** I106.2

## 1 历史的非虚构与文学的非真实

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历来是苏联文学的重大题材之一, 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今天, 也同样是各类文学体裁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随着苏联意识形态的解体, 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 更是呈现出“井喷”的状态。研究此类题材文学作品在当今俄罗斯的发展态势, 以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即使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日的俄罗斯, 也是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门类。一方面, 这是历史传统所使然: 苏联时期, 战争文学(包括电影、戏剧等)一直是 20 世纪苏俄文学的一大部类。尤其是二战以来, 反映二战的战争文学在苏联文坛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 即“战壕真实派”、“司令部真实派”和“全景文学”三大浪潮, 涌现出一批批歌颂苏联

人民英勇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留在代代苏联人民心底的惨痛的历史记忆, 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在那场战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是不可泯灭的。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不能不把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 当作自己的主题来加以表现。苏联战争题材文学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合理依据。

苏联解体以来, 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深刻变化, 一种否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也在战争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是, 否定苏联历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苏联解体以后的最初十年中, 首先在历史反思领域里, 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叶利钦执政的前十年, 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一切向着西方看, 思想文化领域里, 也是频频刮起一阵阵的“西风”。西风泛滥的一个最触目惊心的结果, 便是彻底否定苏联的历史, 否定十月革命, 否定列宁、斯大林, 否定苏联长达 74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例如, 在由据说是经过普京首肯并通过的、由安德烈·祖博夫主编的《20 世纪俄国史》这部巨著里, 苏联时期被冠以“伟

收稿日期: 2016-01-12

<sup>\*</sup>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项目和校内自主项目“当代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 张冰,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俄苏文学。

大的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被说成是“苏维埃—纳粹战争”。列宁格勒围困被说成是“列宁格勒的悲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拍摄的反映二战的影片,对于一些不懂历史的青年人,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严重不利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借助好莱坞先进的技术,大肆渲染盟军登陆战的惨烈。影片采用大量篇幅反映奥马哈海滩之战的惨烈,本身无可厚非,但这部影片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基本构思是否真实,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紧张的时刻,司令居然下令要一个班的士兵奔走前线,只是为了找回大兵瑞恩,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是他们家三弟兄里唯一的幸存者。大兵瑞恩得到拯救了,但一个班的战士却在本次行动中大多壮烈牺牲。这里没有“值不值”的问题,也不在于“为了拯救一个人而牺牲若干同样勇敢的战士”“究竟是否合算”的问题。问题在于:在激烈的战场上,身为军事主官的司令下这样的命令究竟符合历史的真实。笔者认为在真实的历史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司令,下这样莫名其妙的命令的。战场就是战场,一旦上了战场,就得服从战争的无情法则,在此法则面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回避和逃避。事实上,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一家人都死绝的,绝不在少数。在战争的铁律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免死牌”。据说,李存葆的名作《高山下的花环》最初就被多家杂志社退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写了一件真实事例:一位高官辗转托人,要把他的儿子从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调离,遭到了司令的严词拒绝。所以,这部影片尽管从影像角度“很刺激”,也“很好看”,但从编剧角度看,是严重违背战争的规律的,从历史角度看是严重“失真的”。由此可见,严重违背历史真实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艺术上是真实的。大家也都熟知苏联著名作家弗·拉斯普京的著名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小说主人公在伤愈归队途中路过家乡,一时心软,产生了想回家看看的念头,以此误了归期,结果使自己沦落到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困境:与亲人近在咫尺,却不敢与亲人团聚,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如鬼魅一般匆匆回去

看一眼亲人;藏身的村边的森林里与野狼为伍,生怕自己的行踪落入村民眼里,久而久之,甚至学会了狼嚎,但却连与人交往,说人话的功能都退化了。逃兵的下场是显而易见的:远离人群就只能与野狼为伍,他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妻子和爱妻怀里正在孕育的新生命。这才是真实的战争和人性的冲突。

我们绝不想否认盟军开辟第二战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盟军诺曼底登陆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事件,再多一些作品加以表现也不为过。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但对事实的解读,却不能不受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查一查诺曼底登陆是哪一年的事,是1944年6月6日早6时30分。但是,苏联方面早在这之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盟军开辟第二战场,而到1944年夏,局势的发展已经一眼可以看出来: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经近在眼前了,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攻进柏林,最大一份战利品便将归谁,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才发动了诺曼底登陆战。由此可见,后来的所谓“冷战”其实早在当时就已初露端倪。

也许有人会说:电影有电影表现的手段,为了增强影片的故事性,所以,剧作家把人物和故事放在一个虚拟的情境下展开,这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认为:尽管为了故事讲得好可以虚构,但虚构其实也是现实的延伸,绝不能违背现实生活的逻辑。违背战争的规律。观众如果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作者的虚伪,是不会对影片的故事有多少好感和认同的。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的现场——诺曼底登陆。当时,盟军为了迷惑德军,故意制造将在加莱登陆的假象。也许是盟军的迷惑行动奏效了,反正,守卫诺曼底的,是希特勒的二线部队,大多数是些老弱病残。而其统帅,希特勒委任的是隆美尔这位“沙漠之狐”,但此时的隆美尔其实已经失去了希特勒的“宠爱”,其原因在于他参与了一个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他就被希特勒以非常手段加以暗杀。再从战略全局上看,希特勒当时为了对付苏军的反攻,使用了他尚能使用的全部武装力量的绝大多数精锐部队,而对付英美联军,则只使用

了少量部队,而且,从希特勒的设想看,他恨不得能让英美联军最先攻入柏林,为此,曾派人(当然也许不是他亲自下令出此“下策”的)想要和英美联军单独“媾和”。这都是历史事实。

## 2 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

历史和文学既有交界和分野,也有相互交融不分彼此,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状态。表面上看:历史所研究的事实是清楚的,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在历史研究的多数典籍中,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所精心专注地予以研究的,也恰恰正是所谓的事实。其次,即使在事实已经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依然会围绕着对于事实的阐释而形成旷日持久的争论。例如,在苏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对于斯大林形象的处理,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例子。

西蒙诺夫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创作过程长达12年之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写于1959年,正是“解冻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自由思潮蓬勃旺盛之际。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斯大林形象,给人的印象是晦暗的:希特勒德国发动的以“巴巴罗萨”命名的侵略行动“闪电战”,似乎把斯大林吓慌了。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内,他躲在自己在昆采沃的别墅里闭门不出,完全丧失了组织防御和抵抗侵略战争的能力。无独有偶,在苏联解体后出版的同类书籍中,刻意渲染和描写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并且一溃千里之惨状的,描写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指挥能力的,想必所在多有,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事实上,对于如此机密的“巴巴罗萨”计划及其确定过程,斯大林及其苏联最高领导层当然是无从得知的,但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同强大的德国作战已不可避免。苏军已经制定了非常详尽地与德国作战的计划。对于德国军队的入侵,斯大林只有一点失算之处,那就是他原来以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非西部方向上的白俄罗斯。而事实上是德军在西部方向上使用

了其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

其次,斯大林并非像某些相关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卫国战争初期惊慌失措,无所措手足了。他非但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很快就镇定下来,发布了开战命令,并明智地启用了朱可夫作为自己的最高统帅副手,到战线最吃紧的前线去指挥作战。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为了坚定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的信心,坚持举行了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斯大林还拒绝了德国人用其儿子雅可夫交换德国将军(实际为新提拔的元帅保卢斯)的建议,致使雅可夫惨死于德军的集中营。

由此可见,尽管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但对历史事实的处理,也依然可以千差万别,事实可以被忽略,甚至可以被给予完全相反的阐释,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历史叙事者所处历史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写着历史,从而使得历史真相被埋没在成吨的语言假象下难见天日。

苏联解体以来新俄罗斯出现的一些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一般说来,在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有着显著不同。和叶利钦时期的西方主义不同,普京时期则以反西方主义和恢复传统主义著称。此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对那场战争的反思更加深入,提出的问题也更加尖锐。历史要前进,就不能不回答这些作品所提出的历史反思主题。此期出现了大量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的小说、电影和戏剧。如瓦尔拉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围困纪事》、电影《布列斯特要塞》、《斯大林格勒》,以及去年刚刚获得我国21世纪文学奖的格拉宁的《我的中尉》等。

浏览苏联解体以来出版的有关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一个突出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取代苏联时期以歌颂苏联人民在战胜法西斯军队入侵时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着力表现苏维埃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承受的重大牺牲和战争惨烈的一面。这一点的确也有特别加以强调的一面,因为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军队,的确付出了惨重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例如,以前我们只知道斯大林格勒战役被称为“绞肉机”,死伤惨重,但新近披露的史料证实:莫斯科会战死伤人数绝不亚于斯大林格勒。此前的死伤人数是被大大缩减了的。比较斯大林格勒,莫斯

科会战的得失,更是关乎政治的大事,比斯大林格勒有过之而无不及,莫斯科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最后的底线。正如莱蒙托夫一句诗所揭示的那样:小伙子们,我们身后难道不是莫斯科吗?

其二,是和苏联战争文学相比,新近出版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更加突出了战争的非人性和残酷性。此前的苏联作品,为了表现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于牺牲和代价方面犹有些保留,并未全面反映战争残酷的一面,或是并未着力对其加以渲染。而新的战争小说,却不加掩饰地揭露了战争最残酷的一面,例如《围困记事》披露,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时期,就出现了以前从未披露过的人吃人的现象。正是因为战争让苏联人民付出了比别的民族更加惨烈的代价,所以,今天的和平生活才愈加值得我们珍惜和爱护。

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中,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奋勇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卫国战争竟然也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如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和被处死的》(1992, 1994)、《真想活啊》(1995)、《一个快乐的士兵》(1998),大量运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令人难以忍受的士兵训练生活即残酷的杀戮场面,极力渲染战争的灭绝人性与可怕氛围,对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闭口不谈,仅仅把它看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领袖和领袖之间的实力较量,亵渎了人民心目中卫国战争的神圣性,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因此引起评论界极大的争论。

在这方面,当今俄罗斯文学其实是继承了苏联战争文学的主题。苏联著名的战争文学代表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通过五位美丽的女兵不同形式的壮烈牺牲,突出反映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性,歌颂了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影片的基本情节是虚构的,但在艺术上却是高度真实的。新版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更加忠实于小说原作,用鲜明生动的影像手段,表现了美毁于战争这样的悲剧主题,感人至深。

### 3 写战争的目的其实是写人

从来的战争题材文学都是通过战争来写人的。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继承了苏联战争题材文学的光荣传统,紧密联系人的价值、人文精神的价值,努力发掘战争题材文学中所提出的对人的价值的反思和思考。其次,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研究战争题材文学势必要与历史研究产生这样那样密切的关联。凡此种种,都是当今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研究所要关注的核心内容,研究俄罗斯战争文学所应注重解决的,便是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

写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写人才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当今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也概莫能外。一系列作品以那场战争为背景,凸显的是战争与人的问题或主题。例如,瓦尔拉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作品提出了一些严峻的问题:如信任人的问题。人的价值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同类题材作品所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文学作品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历史和社会的进步。我们对此应当表示欢迎。

应当公正地说,苏联时期战争题材小说的兴盛,一方面是由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全人类意义,值得永远书写,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无论写什么,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主人公,那就是人。写战争本身不是目的,对于文学来说,写战争仅仅是一种手段,写人才是文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今天,虽然当年的苏联早已成为过眼烟云,但苏联传统,苏联的历史经验,依然可以有益于今天有益于当代。普京有句名言:“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对于关于当今涌现出来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文学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是不能离开苏联战争题材文学这样一个参照系的:鉴往知今,温故知新。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她是灼照今天的一面镜子。那么,阅读当今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比较苏联战争文学,能给予我们以何种启示呢?

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固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胜利的取得,并不能掩盖这场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致命的矛盾纠葛。以往的苏联文学中,对于有些问题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使得文学所描写的图景被大大地简化了。而正是苏联的解体,才使得过去一些禁区被突破,问题被揭露,从而使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深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例如,事实上早在西蒙诺夫的三部曲中,就已经描写了“不信任人”的问题。三部曲中贯穿的核心人物谢尔皮林,就是一位战前被“清洗”,战争开始后又被重新启用的能征善战的将军。众所周知,苏联在卫国战争前1937年的“大清洗”期间,致使军队的高级将领受到很大损失,以致于战争初期,因缺乏能征善战的将军而导致兵败如山倒。大清洗使红军中团长以上的将领被清洗了90%多,而幸存下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将军、老英雄,大多军事思想落后,无力对付希特勒以坦克突袭为主要进攻方式的闪电战。像国内战争时期的老元帅如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很快被军事思想先进的如朱可夫这样的年轻将领所取代。为了应付希特勒军队的突袭,苏联不得不从监狱中释放了许多被冠以莫须有罪名的将军,给他们一个军,一个集团军,直接开到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抵御敌人的疯狂进攻。谢尔皮林只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将军中的一员。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罗科索夫斯基,据说就是生活中像谢尔皮林那样的一员猛将。

在最新出版的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中,科布里索夫司令员的真实处境得到了更加令人心悸的揭示:指挥员不仅要面对凶恶的法西斯,而且,还得提防来自自己阵营里的明枪暗箭。这虽然令人寒心,但可悲的是,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主人公集团军司令实际上是处于秘密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控”之下的:他身边的勤务兵和司机、副官,其实都受命于一个军队内部的秘密监控系统。可悲的是这是那次战争中的真实情形。许多像谢尔皮林那样的将领,其实并未得到上面的百分之百的信任。导致这种系统在战时空前被强化的一个客观原

因,是德军方面“间谍”战的强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当局对于自己手下人的不信任。早在战前,苏联第一个提出坦克战原理的苏联最早一批元帅之一的图哈切夫斯基,就死于德国人的“离间计”。而索尔仁尼琴虽然在战场上立有军功,但还是被从战场上直接逮捕,被关进了集中营和劳改营。战争的复杂性就在于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强悍,还要提防来自自己阵营的明枪暗箭。可以想见,死于冤屈的人数当不在少数。而且,最令人痛心的是,处在这样一种困境中的苏军将士,需要具备多么巨大的勇气和信心,才能抵抗来自对面和自己阵营里的“不信任”的“毒眼”,因而,他们所建立的功勋,就具有更加伟大的意义,他们的伟大人格,才愈加具有悲剧的意味而令人崇敬。

此类现象之所以大量出现在当今出现的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其原因和当代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很大关系。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人们不再像苏联刚解体时那样全盘否认历史,而对历史的评价也开始逐渐趋于客观和历史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这场战争苏联方面的复杂性,也就有了加以言说的可能性了。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研究具有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当年苏联进行的那场彪炳史册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延至今日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版图,其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和不容置疑。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众所瞩目的辉煌胜利,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铭刻在一代代俄罗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中,成为不可泯灭的宝贵财富。苏联解体以来,一种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在俄国泛滥成灾,对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某些别有用心国家也推波助澜,妄图否认二战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改写国际政治的版图。明年将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中俄两国将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本文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紧密结合历史与现实,回答某些国家别有用心挑战。

## 参 考 文 献

[1] 关雪凌,张猛. 普京政治经济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侯玮红. 当代俄罗斯小说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Known from the Past:  
The Review of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Soviet and Russia's Literatures**

ZHANG 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100875, Beij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7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a large number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orks in the Soviet and Russia literatures that reflect the war that has passed for a long time. The problem i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s and nonfictions. History, in a sense, is that branch of learning that is included in literature. The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is connected in all dimensions with the Russia history. Since the Anti-fascist War literature has the Anti-fascist War as its subject matter, it should be true to the historical events, only by which could it be artistically moving and charming.

**Key Words** anti-fascist war; history; literature

~~~~~  
(上接第10页)

**Study on Path Research of College Students'  
Identity with Socialist Core Values**

ZHANG Bo LIU Yongshuan

(1. Personnel Section,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Education, 100743, Beijing, China;

2. Offic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0029, Beijing,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nalysis with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exist the problems of the loss of personal identity values, the absence of belief education under the group context, and the single pattern of the education for the core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cognition.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s is to smoothen the internal channel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ersonal core values, to construct a multi-subject and full-dimension system for guiding the core values, and to innovate 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the building of campus culture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which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enhan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social identity; college students' core values; path research